

愛情的風

I
8-4
09

(台灣) 林曉筠 著
花城出版社

爱情的风

〔台湾〕林晓筠

花城出版社

楔 子

桑采蘋以一种坚毅，沉着又无所畏惧的表情看着她的父母。她是一个以个性、勇气和身上散发出的韧性气质吸引人的女孩子，让人放心把事情甚至自己交到她的手里。

像现在。

桑氏夫妇决定离婚。

桑太太有个寡居的母亲，也就是桑采蘋的外祖母，她始终是和女儿、女婿同住，现在他们既然要离婚了，老太太自然要跟着自己女儿，但是自己女儿已经找到了另嫁的对象，不方便让她跟着，所以——

“采蘋！你外婆就要交给你了。”桑太太没有一点歉意地说：“你要体谅妈的苦衷，何况你外婆小时候照顾过你、拉拔过你，帮妈把你带大，所以你现在反过来照顾她也是应该的。”

桑采蘋没有第二句话地点点头。

桑先生则对自己太太的话嗤之以鼻。“还有你这种不知羞耻的母亲，只为自己要找第二春，就把自己母亲交给自己

尚未出嫁又才廿多岁而已的女儿。”

桑太太为自己辩护，立刻和桑先生吵了起来。

吵架对他们夫妇而言是家常便饭的事，口角之后就接着大打出手，然后演出全武行，把一家子搞得鸡飞狗跳的不得安宁。廿几年的夫妻了，但是他们之间却比一对淡如水的朋友还不如。

这就是现代的夫妻写照吗？

桑采蘋习惯也麻木了，她有很多同学或朋友的父母也都是这样，在现代要找出对既恩爱又和谐的夫妻很难，而父母这一代的战争却往往影响到下一代的孩子。

见自己的父母有愈吵愈不可收拾的样子。

“宇亮呢？你们要拿宇亮怎么办？”

桑宇亮是一个聪明绝顶又五官英俊的小男生，但是他却有着语言和听觉方面的障碍，只能靠手势、文字甚至说话的唇形来和别人沟通、“交谈”，上帝不可能塑造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出来，所以在开了一扇门之后，同时又关上了另一扇门。

桑氏夫妇看了看对方，没吭气。

“我要宇亮。”

“采蘋你外婆已经够你头大的了！”桑先生有些恶意边说边瞧了妻子一眼。

她这个做妻子的也不甘示弱，“还好你的父母死的早，否则现在八成也是轮到采蘋头上。”

“我才不像你这么不孝。”

“你又比我孝顺到哪了？！那我妈交给你好了，她是你的丈母娘，你也是喊她一声‘妈’啊！”

“少把你妈的烂摊子往我的头上推。”

桑太太正要反击。

“够了！”采蘋出声。

桑氏夫妇都自动的闭上嘴。

“我不想再听一次你们那些狗皮倒灶的对话。”桑采蘋冷冷地说。

对她的父母，她已经产生不了任何的尊敬和感情，或许离了婚对大家来说都是解脱，不管是对他们夫妻本身，或是对她来说都是一大福音。

“外婆和宇亮都交给我吧！”桑采蘋笑了笑，“这样你们也可以没有负担或任何束缚的去追求你们的幸福、未来。”

桑氏夫妇有些惭愧地低下了头。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女儿的面前已经尊严尽失，但是没有人愿意拖着一个包袱，这年头顾自己比较重要。

“我们给你留了一笔钱。”桑先生说，好像表示自己还是有良心、有爱心的，“如果你好好的运用，还是可以度过一阵子的。”

“谢谢。”

“采蘋！那外婆和弟弟就交给你了。”桑太太如释重负的看看自己的女儿，“我会给你联络我的地址，和我保持联络。”

桑采蘋看看明明并不是很真心想这么说的母亲，她敷衍地点了点头。

“你要快点找住的地方，买主再一星期就要搬进来了。”桑先生提醒道。

桑采蘋无言地点头，未来就全要靠她了，不只是自己，还有一个年迈的外婆和略带残障的弟弟。她抬头看看眼前的

父母，就好像是看一对陌生人一样。

她不会被打倒的！

她会站得更稳。

她会走得更直。

桑采蘋看看矗立在眼前的屋子。

“矗立”是太夸张了一些，不过看起来像是还能遮风避雨就是，以她目前的经济能力，她只勉强租得起这种位在郊区又已经是逾龄的老屋子了。

只要好好的整理一下……

房东鼓起三寸不烂之舌：“你现在一个月只花五、六千就能租到这种房子已经是不大可能了，我也不是靠出租房子在过活，所以也没有和你计较太多，房子里还有一些现成的家具，空气又好又安静，远离市区，比台北市内的治安又好上千百倍，我们这里连什么小窃案都很少发生，不租你会后悔。”

“一、二楼的租金一样吗？”

“楼下因为有庭院的关系，要再加三千。”

桑采蘋喜欢楼下，因为多了个小庭院可以让外婆养花种草的打发时间，但是考虑到她的荷包，她现在是一个人赚钱三个人花，每一分钱对她来说都必须花在刀口上。

“小姐，没什么好考虑的。”

“那押金呢？”

“五万。”

“可不可以……”

“小姐！”房东马上又是一副嘴脸。“你到东区打听看看，五万不要说是押金，搞不好连一个月的房租都不够，我是看你不像坏女人，清清爽爽，文文静静，你家人口又简单，否则我还不随便租呢！”

桑采蘋笑了笑，比起她从父母那里所受的打击，房东算是一个可爱的人物了。

她还能要求什么？

“我租了。”

“什么时候要搬过来？”

“就是这几天了。”

“那契约什么时候打？”

桑采蘋打开皮包，从里面抽出了两张千元大钞，“我晚上会准备好钱过来签约的。”

房东眉开眼笑地收过了钱，笑咪咪的点头。

桑采蘋再又打量了下她的外婆、弟弟将暂时栖身的住所，家的价值并不在于屋子的豪华或是内部的陈设，而是取决于家中分子是否心连心，大家的认同是否一致，有没有向心力，否则也只不过是一个空壳，一个美丽但空洞的壳子。

她马上就要撑起一个家了，她会尽量不让外婆和自己唯一的宝贝弟弟吃苦。

她看了看表，该是去见朱弘斌的时候了，或许她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支持和鼓舞，毕竟他口口声声的说爱她，想

要娶她，是该让他表现的时候了。

“采蘋，忘了我的求婚吧！”这是朱弘斌第一句话，也是一句令采蘋体会到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现实”的一句话。

“我不能娶你。”

“为什么‘现在’不能了？”

“你应该想得出来。”

“或许我想得出来，但是我要经由你的口中证实。”

朱弘斌是个典型的现代雅痞，他本身也是个极端崇尚自我和喜欢小家庭的人。原来他还以为他和桑采蘋会是一对极为搭配、称心的情人或夫妻，但是现在情况有变，桑采蘋多了个外婆和一个跟一般人无法完全沟通的弟弟。

他无法忍受。

他不需要这些“附带品”。

桑采蘋想嫁他可以，就只是她自己一个人，他娶的是她，不是她的全家。

“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你何必强迫我？”

“既然我们脸都撕破了，还有什么好忌讳的呢？”

“好吧！”朱弘斌知道桑采蘋不可能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所以他干脆挑明了说：“只要你另有地方安顿你的外婆和弟弟，那我的提议仍旧照算。”

“原来他们才是重点。”她不屑地说。

“这本来是一件很实际的事。”

“所以你原先说过对我的‘爱’就全都消失了？”

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你的‘爱’这么的狭隘？”

“采蘋！今天如果换做你是我的话，你会心甘情愿、毫无怨言的接受这项‘意外’吗？”他就事论事道，“我到了适婚年龄，我决定成家，我要找个志同道合的老婆，两个人甜甜蜜蜜的生活，我不介意偶尔回家看看父母，我也不反对你的家人来拜访，但是如果要住在一起的话，我不能接受。”

她有一会的哑口无言。

“你不能另想安顿他们的地方吗？”

她摇摇头。

她决不肯弃他们。

“你的父母——”

“不要提他们。”她的反应是那么的强烈，那么的憎恶。

“采蘋！不是我自私！”他替自己说话。“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人也都变得实际了，你不是在演连续剧，我不信会有哪个男人可以接受这一切。”

“朱弘斌！你并不代表每一个男人的想法。”

“别不肯承认事实。”

桑采蘋只是对他失望地一笑。

“好在你坚持不肯发生肌肤之亲，所以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亏欠你太多，相信你对我应该不会有太多恶言吧！”他微笑着。

“没有！”

“你不要恨我！”

“如果我因为这一点小事就恨你的话，那我要恨的人就太多了。”

“你是一个很好、很接近完美的女人，在现在已经不容易找得到了。”他赞美她。

“但是你并没有珍惜。”

“你知道我怕束缚。”

桑采蘋知道能说的大概都说完了。

她和朱弘斌在一起其实挺快乐的，在她的家庭还没有破裂，她还没有接下照顾外婆和弟弟的责任之前，他们是快乐的。

她以为她会成为朱太太。

她以为她和朱弘斌可以做一对最现代、最有默契、最能白头偕老的夫妻。

她是这么想，但他退缩了。

她决不能怪他。

他原来也只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

“采蘋！夫妻做不成，我们还是朋友。”

“对！我们还是朋友。”

朱弘斌知道她是决不可能再找他或是再和他联络了。他清楚她的个性，她是那种宁可咬牙自己度过一切，也不愿意向人开口求救的女人。

她全身都是傲气。

她会吃苦，但是她决不会向现实低头。

“采蘋！我很愿意帮助你的。”

“我说了我不需要！”

“你这样就太见外了。”

她不想再听他说什么，她更不愿在他的面前哭泣，她要他记得的是一个坚强，不会因生活上的挫折而落泪的女人，她是不会被击垮的。

“你不是还有一个聚会吗？”

“晚一点去没关系。”

“你去吧！我再坐一会。”

朱弘斌不太放心的看看她，有些舍不得、有些迟疑，他甚至有改变的念头，他突然想携手和她共度一切，他不能就这么的留下她。

但是他的双腿却不听他的使唤。

他站起身，“你会让我知道你的新地址和电话吧？”

“会的！”她随口一说。

“你要保重了！”

“我知道。”

“采蘋，再见！”

“再见！”她本能、不经思考地说。

朱弘斌拿起桌上的帐单，先行离去。他不敢再多作停留，他怕会做下任何令自己日后后悔的决定。

确定他走远了之后。

确定他不会再回头之后。

她哭了。

她没有哭出声音，但是泪水就那么自然的倾泻而出，除了用泪水向自己抗议，她又能向谁诉说。

原本她就没有太多知心的朋友，平常和亲戚之间也甚少往来，她除了靠自己还是自己。

抹干了眼泪。

她坚强地站起身。

也好！这些挫折最好都一次发生，反正不可能会有更糟的事了，一次挫折就是一分力量，她承受得起。

她发誓她决不再轻言感情或婚姻。

外婆和弟弟就是她所有的一切了。

她只剩下他们了。

戚岱杰留着一脸的胡须，神色落寞，满脸沧桑的步出了他的寓所。

他失去了一切。

他失去了他的公司、房子，他所有的存款，甚至连他的情人江莉莲在内。

他知道做生意的风险和起起落落，他也知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没有人可以永远顺利、成功，但是所有倒楣的事却全给他碰上了。

他的合伙人卷款潜逃。

公司的业务也因为整个经济的不景气而没有订单。

他曾经试图力挽狂澜，但是已经时不我予，他什么都赔进去了，他花了近十年光阴所挣来的一切全都赔进去了，即使是欲哭无泪，他也只能潇洒的耸耸肩。

三十五岁。

还来得及另一个新的开始吗？

他有再开始的勇气吗？

他有东山再起的能力吗？

将背包往肩后一甩，告别了华夏，告别了以往几年近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甚至告别了他那美艳不可方物的情人。

现在的女人实际多了。

他的生意一垮，她也跟着走人。

以前吸引着她的种种，现在却什么都不是了。

江莉莲曾说他有着一副艾帕西诺那种深沉、犀利又令女人

无法抗拒的冷漠魅力，更有着李察吉尔那种舞男似的傲人体格，似乎吸引她的是他的人而不是他的金钱及名衔、外在。

他也真的相信了她。

但是她却用一个最冷酷的事实来回报他。

原来她可以和他同甘，却不能和他共苦。

女人！

吃不了一点苦，受不了一点罪，她们已经被这个社会惯坏了，大家都不想再当王宝钏，没有人要做糟糠妻，灾难来的时候，大家就各自分飞。

他不会再相信女人。

他也不会再相信爱情那一套。

有钱就有女人。

没有钱就什么都是假的。

他戚岱杰决不是一个提不起放不下的人，今天走了一个江莉莲，以后只要他再有钱有势，还怕没有十个、八个江莉莲来投怀送抱吗？

他会再从头来过的。

他也一定会再尝到成功的滋味的。

桑宇亮用着只有桑采蘋能懂得的语音和手势与采蘋交谈着，他已经知道父母离婚的事，他也知道自己不是跟父母中的其中的一个，跟的原来是他的姊姊。

他喜欢这个结果。

他看着他以后生活环境，虽然没有原先的舒服，但总可以住得下来，他不在乎这些。

“电视游乐器呢？”他问。

“抽屉！”她一边笑着说，一边指了指抽屉。

桑宇亮欢天喜地的去打开抽屉，他十九岁的生命是单纯的，是没有太多悲哀的。

吴老太太看着他们姊弟。

“采蘋！你以前的房子呢？”她坐在沙发上问道。

“以前那里只有一房一厅，适合单身女孩住，不适合一个家。”采蘋笑着解释。“等过一阵子我手头宽一些的时候，我会想办法找靠近市区的房子。”

“不用了！这里比较静，而且看你也打点得很舒适嘛！不要太勉强自己。”

吴老太太实在不想太委屈自己的孙女，要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孩照顾一个老人和一个比自己小了几岁又带着身体上有缺陷的弟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她全都咬着牙的承受下来。

怪只怪她那个没有责任感的女儿，一个好好的家弄得支离破碎，她老来还得跟自己的孙女生活。

“采蘋！外婆这里还有一点钱。”

“我够用了。”

“你拿去吧，反正我平常也没有需要用钱的地方。”

“我如果不够用的时候再跟你说好了。”

吴老太太只能点点头。

桑采蘋尽量的把一个家给打点起来，她或许需要再找一份兼差的工作，可能的话也要帮宇亮找一个他可以做得来的工作，免得他在家无聊，而且也多少可以贴补一下家用。

与其抓鱼给他，不如教他如何捕鱼。

她必须替他的往后着想，谁料得到明天会发生的事呢？

“采蘋！你和弘斌的事呢？”

“再谈。”她简单地说。

吴老太太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听自己的孙女如此一说，她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他们的事八成是告吹了。”

这对采蘋来说不知道是幸或不幸。

“采蘋！你——”

“外婆！”她撒娇地往吴老太太的膝边一蹲，抓住吴老太太的手。“我们年轻人的事，你不会懂的，我现在也不想谈感情的事，只想给你和宇亮一分好一点的生活，不让你吃一点苦。”

“采蘋！真正苦的是你。”

“我一点都不苦！”

“你的爸和妈啊，我不知道要怎么去说他们！”

桑采蘋只愣了一下，她已经很久没有想到她的父母了，在她的心中，她只剩一个外婆和一个弟弟了。

“采蘋！你看看有没有门路帮外婆拿一点加工品回来做，就当是打发时间？”

“不要啦！又耗眼力，又赚不了多少钱，你就在家享福好了，要不是我怕钱不够用，否则我就租楼下，多一个庭院可以给你种种花的。”

“我听听收音机就可以了。”吴老太太立刻说，她一点也不想加重孙女的负担。

她这个孙女没有嫌她，已经是她走老运了，她哪还敢再奢求什么？

“姊！我饿了。”宇亮喊道。

“我去做饭。”采蘋扭扭捏捏。

“我去做。”吴老太扭扭捏捏。“你还要做别的事，每天又要上班，我又不看不出你一点上进心，我敢一点事好不好？不要让我觉得你还是个废物好吗？”

“外婆！”

“弄个三餐还难不倒你！”

“我真的不累。”

“你去休息一下，很快就好。”

采蘋拗不过外婆，只好由她了。

她坐在沙发边，看着宇亮全神贯注的打着电视游乐器，他真是一个反应敏捷又聪明过人的男生，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有缺陷的人。

她能跟他一辈子吗？

她可以照顾他一辈子吗？

有时沮丧或绝望会毫不留情的抓住她，让她觉得自己会撑不下去，她会一死了之。

她会吗？

她能吗？

宇亮忽然转过头来给了她一个明亮、灿烂的笑容。

她用询问的眼神看着他。

“我破纪录了。”

“你好棒！”她边说边竖起大拇指。

他得意洋洋的一笑，好像破这种纪录对他来说是一件既重要又没有其他事可以比拟的。

她羡慕他这种满足。